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二十二卷 情外類

情貞

丁期

丁期婉孌，有容采，桓玄寵嬖之。朝賢論事，賓客聚集，恒在背後。坐食畢，便回盤與之。期雖被寵，而謹約不敢為非。玄臨命之日，期乃以身捍刃。

以下情私

俞大夫

俞大夫華麗，有好外癖。嘗擬作疏奏上帝，欲使童子後庭誕育，可廢婦人。其為孝廉時，悅一豪貴家歌兒，與其主無生平，不欲令知。每侵晨，匿一廁中，俟其出，後主人稍寬，乃邀歡焉。為留三日。主人曰：「不謂信傾蓋之歡，竟成如蘭之臭。」俞曰：「恨如蘭之臭，從廁中來耳！」

《譚槩》云：俞進士君宣，於妓中愛周小二，於優童愛小徐。嘗言：「得一小二，天下可廢郎童。得一小徐，天下可廢女子。」語本大夫家教來。

王確

王僧達為吳郡太守，族子確少美姿容，僧達與之私款甚昵。確叔父休，永嘉太守，當將確之郡，僧達欲逼留之。確知其意，避不往。僧達潛於所住後作大坑，欲誘確來則殺埋之。從弟僧虔知其謀，禁訶乃止。

以下情愛

向魑

向魑，宋大夫，有寵於桓公，公以為司馬。時公子侗有白馬四，魑欲之。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。公子怒，使從者奪之。魑懼欲走，公閉門而泣之，目盡腫。

龍陽君

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，龍陽君涕下。王曰：「何為泣？」曰：「為臣之所得魚也。」王曰：「何泣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之所得魚也，臣其喜。後得又益大，臣欲棄前得魚矣。今以臣之兇惡，而得為王拂枕席。今四海之內，美人亦甚多矣。聞臣之得倖於王也，必褻裳趨王。臣亦曩之所得魚也，亦將棄矣。臣安能無涕出乎？」魏王於是布令於四海之內，曰：「敢言美人者，族！」

安陵君

江乙說安陵君主曰：「君無咫尺之功，骨肉之親。處尊位，受厚祿，一國之眾，見君莫不斂衽而拜，撫委而服，何以也？」曰：「遇王以色。不然，無以至此。」江乙曰：「以財交者，財盡而交絕；以色交者，華落而愛渝。是以嬖色不蔽席，寵臣不避軒。今君擅楚國之勢，而無以自結於王，竊為君危之。」安陵君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願君必請從死，以身為殉。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。」曰：「謹受命」

三年，楚王游於雲夢，結駟千乘，旌旗蔽天。野火之起也若雲霓，兇犀之聲若雷霆。有狂兇<sub>許</sub>車衣輪而至，王親引弓而射，一發而殪，王抽旃旄而抑兇首，仰天而笑曰：「樂矣，今日之游也。寡人萬歲千秋之後，誰與樂此矣。」安陵君泣數行下，進曰：「臣入則編席，出則陪乘。大王萬歲千秋之後，願得以身試黃泉，薦螻蟻，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。」王大悅，封纏為安陵君。

魏阮籍詩曰：

「昔日繁華子，安陵與龍陽。夭夭桃李華，灼灼有輝光。悅懌若九春，罄折似秋霜。流盼發姿媚，言笑吐芬芳。攜手等歡愛，宿昔同衾裳。」

籍孺 閔孺

《漢書》曰：漢興，佞幸寵臣，高祖時則有籍孺，孝惠時則有閔孺。此兩人非有才能，但以婉媚貴幸，與上同臥起，公卿皆因關說。故孝惠時，郎、侍中皆冠駿驥，貝帶，傅脂粉，皆閔、籍之屬也。

按《通鑑》：高帝有疾，臥禁中，詔戶者無得入。群臣群臣絳、灌等莫敢入。□餘日，樊噲排闥直入，大臣隨之。上獨枕一宦者臥。噲等見上，流涕曰：「始陛下與臣起豐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壯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憊也！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？」上笑而起。高帝寵幸，蓋不止一籍孺矣。

孔掛

孔性便研，曉博弈，蹋鞠，魏祖愛之，在左右，出入隨從。掛察太祖意歡樂，因言次，曲有所陳，事多見從。數得賞賜，又多饋遺。掛因此侯服王食。太祖既愛掛，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。見《魏志》。

曹肇

曹肇有殊色，魏明帝寵愛之，寢止恒同。嘗與帝戲，賭衣物，有不獲，輒入御帳服之送出。其見親寵類如此。

周小史

晉張翰《周小史》詩曰：

「翩翩周生，婉孌幼童。年有□五，如日在東。香膚朱澤，素質參紅。團轉圓頤，萋萋芙蓉。爾形既淑，爾服亦鮮。輕車隨風，飛霧流煙。轉側綺靡，顧盼便娟。和顏善笑，美口善言。」

梁劉遵《繁華詩》云：

「可憐周小童，微笑摘蘭叢。鮮膚勝粉白，<sub>目</sub>臉若桃紅。挾彈離陵下，垂釣蓮葉東。腕動飄香麝，衣輕任好風。幸承拂枕選，侍奏華堂中。金屏障翠被，藍帕覆薰籠。本知傷輕薄，含詞羞自通。剪袖恩雖重，殘桃愛未終。蛾眉詎須嫉，新妝近入宮。」所謂周小童者，意即周小史，古有其人，擅美名如子都、宋朝者。而詩人競詠之耳。

王承休

蜀後主王衍時，宦官王承休，以優笑狎暱見寵，有美色。恒侍少主寢息，久而專房。承休多以邪僻奸穢之事媚其主，主愈寵之。承休取妻嚴氏，亦嬖於後主。與韓昭為刎頸交，所謀皆互相表裡。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驍勇數千，號「龍武軍」，自為統帥，特加衣糧。因求秦州節度使。且云：「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。」後主從之，以此決幸秦之計。中外切諫，不從。及車駕至漢州，而魏兵已圍鳳州。羽書飛報，少主猶謂臣下設計沮其東行。曰：「朕恰要觀看相殺。」已，聞諸將棄城走，乃倉惶遁還。王承休擁麾下之師，及婦女孩幼萬餘口，金銀繒幣於西番賈路歸蜀。沿路被掠，迨至蜀，存者百餘人。魏主破蜀斬之。

車梁

陝西車御史梁，按部某州，見拽轎小童，愛之。至州，令易門子。吏自以「無」應。車曰：「如途中拽轎小童亦可。」吏曰：

「又以小童。」乃遞運所夫。驛丞喻其意，進言曰：「小童曾供役上官。」竟以易之。強景明戲作《拽轎行》云：「拽轎，拽轎，彼孩童兮大人要。」末云：「可惜吏自卻不曉。好個驛丞倒知道。」

### 梁生

梁生，東粵小吏也。所嬖狡童，為臬長俞華麓所奪。俞每出，童乘馬隨之。梁憤甚。乃挾利刃俟童於路，折齋之使下，遂挾以西竄。俞抵衙，問童何在，左右以馬不進對。久之，徒馬耳。俞怒甚，左右亦驚疑。詢諸途人，言梁生也。而梁生家云，生實未歸。有司承俞旨索之，不獲。乃梏其父，而懸重賞購生。生居西粵歲餘，聞俞遷去，乃歸。有司以俞漁獵外色已甚，頗不直之。以故釋生父，而縱生不問，生與童相好如初。

### 萬生

龍子猶《萬生傳》云：萬生者，楚黃之諸生也。所善鄭生曰孟哥。始遇鄭於觀優處，垂髻也。未同而言應，進以雪梨，不卻。萬喜甚，期明日更會於此，將深挑之，而鄭不果來。訪其耗，則已奉父命從學中州矣。惘然者久之。凡歲餘，復遇諸途，則風霜盈面，殊不似故吾。萬心憐乃更甚，數從周旋，遂締密好。

邑少年以為，是免子者，而亦挾童耶。欲相與謫鄭，以恥萬生。萬不顧也，匿鄭他所飲食焉。久之，鄭色澤如故，稍行都市中，前邑少年更相與誇鄭生美，爭調之。鄭亦不顧。蓋萬與鄭出入，比日者數年，而鄭齒長矣。萬固貧士，而鄭尤貧。萬乃為鄭擇婚，且分割其舍三之一舍之，而迎其父母養焉。萬行，則鄭從，若愛弟。行遠，則鄭為經理家事，若干僕。病，則侍湯藥，若孝子。齋中設別榻，日而五宿。兩家之人，皆以為固然，不之訝。叩其門，登其堂，亦復忘其為兩家者。子猶曰：「天下之久於情，有如萬、鄭二生者乎？或言鄭生庸庸耳，非有安陵、龍陽之資，而承繡被金丸之嬖，萬生誤。雖然，使安陵、龍陽而後嬖，是以色升耳，烏呼情！且夫顏如桃李，亦安能久而不萎者哉？萬惑日者言，法當客死，乃預屬其內戚田公子及其友楊曰：「萬一如日者言，二君為政，必令我與鄭同穴。」吁！情癡若此，雖有美百倍，吾知萬生亦不與易矣。鄭生恂恂寡言，絕與浮薄子不類，而軀殊渺小，或稱之，才得六寸。亦異人也。

### 以下情癡

### 鄭櫻桃

鄭櫻桃者，襄國優童也。豔而善淫。石虎為將軍，絕嬖之。以櫻桃譖，殺其妻某氏。後娶某氏，復以櫻桃譖殺之。唐李頎有《鄭櫻桃歌》，誤以為婦人。

### 董賢

董賢，字聖卿，雲陽人也。父恭，為御史，任賢為太子舍人。哀帝立，賢隨太子，官為郎。二歲餘，傳漏在殿下，為人美麗自喜，哀帝望見，說其儀貌，識而問之曰：「是舍人董賢耶？」因引上與語，拜為黃門郎，由是始幸。問及其父，即日徵為霸陵令，遷光祿大夫。

賢寵愛日甚，為駙馬都尉侍中，出則參乘，入御左右。旬月間，賞賜累鉅萬，貴震朝廷。常與上起臥。又嘗晝寢，偏藉上袖，上欲起，賢未覺，不欲動賢，乃斷袖而起。賢自是輕衣小袖，不用奢帶脩裙，故使便易。宮人皆效其斷袖。賢性柔和便辟，善為媚以自固。每賜洗沐，不肯出，常留中視醫藥。上以賢難歸，詔令賢妻得以引籍殿中，止賢廬，若吏妻子居官寺舍。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，位次皇后。更名其舍為椒風，以配椒房云。昭儀及賢與妻，旦夕上下並侍左右。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。遷賢父為少府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，復徙為衛尉。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，弟為執金吾。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，比闕下，重五殿，洞六門，土木之功，窮極技巧，柱檻衣以綈錦。下至賢家僮僕，皆受上賜。及武庫禁兵，上方珍玩，盡在董氏。而乘輿服，乃其副也。及至東園秘器，珠襦玉柩，豫以賜賢，無不備具。又令將作為賢起塚塋，義陵，旁因為便房，剛柏題湊，外為徹道，周垣數里，門闕眾，上欲侯賢而未有緣，會待詔孫寵、息夫躬等告東平王云祠祭咒詛，下有司治，伏其辜。上於是令躬、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，乃以其功下詔，封賢為高安侯，躬宜陵侯，寵方陽侯，食邑各千戶。頃之，復益封賢二千戶。

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，甚惡躬等，數諫諍，以賢為亂國制度，嘉竟坐言事下獄死。上初即位，祖母傅太后、母丁太后皆在，兩家先貴。傅太后從弟喜，先為大司馬輔政，數諫失。太后指免官。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，亦任職，頗害賢寵。及丞相王嘉死，明甚憐之。上寢重賢，欲極其位而恨明不附，遂冊免明，以賢代之。冊曰：「朕承天序，惟稽古建爾於公，以為漢輔。往悉爾心，統辟元戎，折衝綏遠，匡王庶事，允執其中。天下之眾，受制於朕，以將為命，以兵為威，可不慎歟！」

是時賢年二□二，雖為三公，常給事中領尚書，百官因賢奏事。以父恭不宜在卿位，徙為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。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。董氏親屬皆侍中，諸曹奉朝請，寵在傅之右矣。

明年，匈奴單于來朝，怪賢年少，以問諛，上令諛報曰：「大司馬年少，以大賢居位。」單于乃起，拜賀漢朝得賢臣。初，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，時賢父恭為御史，事光，及賢為大司馬，與光並為三公。上故令賢私過光。光雅恭謹，知上欲尊寵賢。及聞賢當來也，光警戒衣冠，出門待望，見賢車，乃卻入。賢至中門，光入閣。既下車，乃出拜謁。送迎甚謹，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。賢歸，上聞之，喜，拜光兩兄子為大夫常侍。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。

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，唯平阿侯諱子去疾，哀帝為太子時，為庶子得倖。及即位，為侍中騎都尉。上以王氏亡在位者，遂用舊恩，親近去疾。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。閎妻父蕭咸，前將軍望之子也，久為郡守，病免為中郎將，兄弟並列。賢父恭慕之，欲與結婚姻。閎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成女為婦，咸惶恐不敢當。私謂閎曰：「董公為大司馬，冊文言『允執其中』，此乃堯禪舜之文，非三公故事。長老見者，莫不心懼。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！」閎性有知略，聞咸言，心亦悟。乃還報恭，深達咸自謙薄之意。恭歎曰：「我家何用負天下，而為人所畏如是。」意不說。後上置酒麒麟殿，賢父子親屬宴飲。王閎兄弟侍中、中常侍皆在側。上侑酒，因從容視賢笑曰：「吾欲法堯禪舜，何如？」閎進曰：「天下乃高皇帝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！陛下承宗廟，當傳子孫於無窮，統業至重，天子無戲言。」上默然不說，左右皆恐。於是遣閎出，後不得復侍宴。賢弟新成，功堅，其外大門無故自壞，賢心惡之。

後數月，哀帝崩。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，問以喪事調度。賢內憂，不能對，免冠謝。太后曰：「新都侯莽，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，曉故事，吾令莽佐君。」賢頓首幸甚。太后遣使者召莽。既至，以太后指，使尚書劾賢：帝病，不親醫藥，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。賢不知所為，詣闕，免冠徒跣謝。莽使謁者以太后詔，即闕下冊賢曰：「問者以來，陰陽不調，災害並臻，元元蒙辜。夫三公，鼎足之輔也。高安侯賢，未更事理，為大司馬，不合眾心，非所以折衝綏遠也。其收司馬印綬，罷歸第。」即日，賢與妻皆自殺，家惶恐夜葬。莽疑其詐，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。莽復諷大司徒光奏：賢性巧佞，翼奸以獲封侯；父子專朝，兄弟並寵；多受賜，治第宅，造塚壙，放效無極，不異王制，費以萬萬計，國家為空虛。父子驕蹇，至不為使者禮，受賜不拜，罪惡暴著。賢自殺伏辜，死後父恭等不悔過，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，左蒼龍，右白虎，上著金銀日月，玉衣珠璧，至尊無以加。恭等倖免於誅，不宜在中土。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。諸以賢為官者，皆免。」父恭、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，母別歸故郡。縣官斥賣董氏財，凡四□三萬萬。賢既見發，羸殄其屍，因埋獄中。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，去大司馬府，買棺、衣服收賢屍葬之。王莽聞之大怒，以他罪擊殺詡。詡子浮，建武中，貴顯至大司馬、司空，封侯。

### 張浪狗

唐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。一日，以無馬告，因密與百金，俾自買之。浪狗求得馬，置宣徽南院中。帝因獨行往觀，繞馬左右，連稱好馬。其馬未調，忽爾騰躍，踏帝左脅，遂昏倒。浪狗驚惶，以銀盂注尿灌之，良久方蘇。偽稱氣疾，竟以大漸。

《譚纂》評云：其密予百金也，如竊管珥婢；其獨行觀馬也，如頑童背師；其倒地灌尿也，如無賴吃打。全然不似皇帝矣。唐僖宗之癡害己，石虎之癡害人，漢哀欲法堯禪舜，其癡也幾害於天下。

## 倩感

### 襄城君

楚襄城君始封，衣翠衣，帶玉鉤，履編烏，立乎水上。大夫莊辛見而說曰：「願把君手，可乎？」襄城君作色不言。辛遷延進曰：「君不聞鄂君乎？乘青翰之舟，張翠蓋，會鐘鼓之音。越人擁而歌曰：

『今夕何夕兮，擘洲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與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詬恥。心幾煩而不絕兮，得知王子。山有木兮，木有枝。心悅君兮，君不知。』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。」襄城君乃奉手進辛。

## 倩化

### 潘章

潘章少有美容儀，時人競慕之。楚國王仲先聞其名，來求其文，因願同學，一見相愛，情若夫婦。便同衾枕，交好無已。後同死，而家人哀之，因合葬於羅浮山。塚上忽生一樹，柯條枝葉，無不相抱。時人異之，號為「共枕樹」。

## 以下倩憾

### 申侯

申侯有寵於楚文王。文王將死，與之璧使行。曰：「唯我知汝。汝專利而不厭，予取予求，不汝疵瑕也。後之人將求多於汝，汝必不免。我死汝必速行，無適小國，將不汝容焉。」既葬，出奔鄭，又有寵於厲公。及文公之世，以請城其賜邑，被譖見殺。

### 鄧通

鄧通，蜀郡南安人也，以權舡為黃頭郎。文帝嘗夢欲上天，不能，有一黃頭郎推上天。顧見其衣尻帶後穿。覺而之漸臺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，見鄧通其衣後穿，夢中所見也。召問其名姓？「姓鄧，名通。」鄧猶登也，文帝甚說，尊幸之，日日異。通亦願謹，不好外文，雖賜洗沐不欲出。於是文帝賞賜通以千萬數，官至上大夫。文帝時間至通家遊戲。然通無他技能，不能有所薦達，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。上使善相人者相通，曰：「當貧餓死。」上曰：「能富通者，我也。」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，得自鑄錢。鄧氏錢布天下。文帝嘗病癱，鄧通常為上嗽吮之。上不樂，從容問曰：「天下誰最愛我者乎？」通曰：「宜莫若太子。」太子入問疾，上使太子齧癱，太子齧而色難之。已而，聞通嘗為上齧之，太子慚。由是心恨通。及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鄧通免家居。居亡何，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，下吏驗問頗有，遂竟案，盡沒入之。通家尚負責數鉅萬。長公主賜鄧通，吏輒沒入之，一簪不得著身。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，竟不得名一錢，寄死人家。

按《史記》：文帝所幸尚有宦者趙同、北宮伯子。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，而趙同以星氣幸，常為參乘。景帝時，惟有郎中令周仁。當時君臣相悅，往往出此道，可笑。

### 韓嫣

韓嫣字王孫，弓高侯穰當之孫也。武帝為膠東王時，嫣與上學書，相愛。及上為太子，愈益親焉。嫣善騎射，聰慧。上即位，欲事伐胡，而嫣先習兵，以故益尊貴，官至上大夫，賞賜擬鄧通。始時，常與上共臥起。江都王入朝從，從上獵上林中。天子車駕未行，先使嫣乘副車，從數百騎馳視獸。江都王望見，以為天子，群從者伏謁道旁，嫣驅不見。既過，江都王怒，為皇太后泣，請歸國入宿衛，比韓嫣。太后由此銜嫣。嫣侍出入永巷不禁，以奸聞。皇太后怒，使使賜嫣死。上為謝，終不得，嫣遂死。嫣弟說亦愛幸，以軍功封安道侯。巫蠱時，為戾太子所殺。

韓嫣好彈，常以金為丸，所失者日有百餘。長安為之語曰：「若饑寒，逐金丸。」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，輒隨之，望丸之所落。

### 張放

富平侯張放者，大司馬安世曾孫也。母敬武公主。鴻喜中，成帝欲尊武帝故事，與近臣游宴。放以公王子，少年殊麗，性開敏，得倖上。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。上為放供張，賜甲第，充以乘輿服飾，號為「天子取婦」，皇后嫁女。大官私官，並供其第。兩宮使者，冠蓋不絕。賞賜以千萬數。放為侍中中郎將，監平樂屯兵，置幕府，儀比將軍。與上臥起，寵愛殊絕。常從為微行出遊，北至甘泉，南至長陽、五柞，鬥雞走馬長安中，積數年。

是時，上諸舅皆害其寵，白太后。太后以上春秋富，動作不節，甚以咎放。於是丞相宣、御史大夫方進，以災異奏放驕蹇縱恣，奢淫不制，請免歸國。上不得已，左遷放為北地都尉。數月復征入侍中。太后以放為言，出為天水屬國都尉。永始、元延間，比年日蝕，故久不還放，璽書勞問不絕。居歲餘，征放歸第，視母公主疾。數月，主有瘳，出放為河東都尉。上雖愛放，然上迫太后，下用大臣，故常涕泣而遣之。後復徵為侍中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。歲餘，丞相方進復奏放，上不得已免放，賜錢五百萬，遣就國。數月，成帝崩，放思慕，哭泣而死。

### 弄兒

金日磾子二人，皆愛幸，為武帝弄兒，常在旁。弄兒或自後擁上項，日磾在前見而目之。弄兒走且啼曰：「翁怒。」上謂日磾：「何怒吾兒為？」其後，弄兒壯大不謹，自殿下與宮人戲。日磾適見之，惡其淫亂，遂殺弄兒。弄兒即日磾長子也。上聞之大怒，日磾頓首謝，具言所以殺弄兒狀。上甚哀，為之泣。已而心敬日磾，遂膺託孤之任。

按《漢書》：日磾二子賞、建，俱侍中，與昭帝略同年，共臥起。賞為奉車都尉，建為駙馬都尉。及賞嗣侯，佩兩綬，上謂霍光曰：「金氏兄弟兩人，不可使俱兩綬耶？」光不可，乃止。疑日磾有三子，所殺弄兒，乃長子，而賞與建其次耳。各書俱云日磾子二人，似未詳。

## 以下薄倖

### 禰子瑕

禰子名瑕，衛之嬖大夫也。禰子有寵於衛。衛國法：竊駕君車罪別。彌子之母病，其人有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，靈公聞而賢之曰：「孝哉！為母之故，犯別罪。」異日，與靈公游於果園，食桃而甘，以其餘獻靈公。靈公曰：「愛我忘其口，啖寡人。」及彌子色衰而愛馳，得罪於君。君曰：「是嘗矯駕吾車，又嗜食我以餘桃者。」

### 王韶

王韶字德茂，少美麗，善姿首。初襲父封都鄉侯，為太子舍人，累遷郢州刺史。韶昔為幼童，庾開府信愛之，有斷袖之歡。衣食所資，皆信所給。遇客，韶亦為信侍酒。後為郢州。信西上江陵，途經江夏，韶接信甚薄，坐青油幕下，引信入宴，坐信別榻，有自矜色。信稍不堪，因酒酣，乃逕上韶牀，踐踏肴饌，直視韶面，謂曰：「官今日形容，大異疇昔。」賓客滿座，韶甚慚恥。

#### 以下倩仇

#### 兵子

一市兒，色慕兵子，而無地與狎。兵子夜司直通州倉。凡司直，出入門者，必籍記之，甚嚴。市兒因代未到者名，入與狎。其夜月明，復有一美者玩月。市兒與兵子曰：「吾姑往調之。」兵子曰：「可往。」而美者大怒。蓋百夫長胤子也。語鬥不已，市兒遂毆美者死，棄屍井中。兵子曰：「君為我至，義不可忘，我當代君死。君可應我名出矣。但囹圄中願相顧也。」市兒遂出。而兵子自稱殺人，坐死。兵子囚囹圄二年，食皆自市兒所饋。後忽不繼。為私期招之，又不至。恚恨久之，訴於司刑者。司刑者出兵子入市兒。逾年行刑，兵子復曰：「渠雖負義，非我初心。我終不令渠死我獨生耳。」亦觸木死屍傍。見《耳譚》。

#### 任懷仁

晉昇平元年，任懷仁年三，為臺書佐。鄉里有王祖，為令史，恒寵之。懷仁已五六矣，頗有異意。祖銜恨，至嘉興，殺懷仁，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。祚後宿息田上，忽見有鬼至，朝中暮三時食，輒分以祭之。呼云：「田頭鬼來就我食。」至瞑眠時，亦云「來伴我宿」。如此積時，後夜忽見形云：「我家明當除服作祭，祭甚豐厚，君明隨去。」祚云：「我生人，不當相見。」鬼云：「我自隱君形。」祚便隨鬼去。計行食頃，便到其家。家大有客。鬼將祚上靈座大食。食盡，合家號泣，不能自勝。謂其兒還，見王祖來，便曰：「此是殺我人。」猶畏之，便走出。祚即形露，家中大驚，具問祚。因敘本末，隨祚迎喪。即去，鬼便斷絕。

#### 以下姊弟並寵不終

#### 李延年

李延年，中山人，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。延年坐法腐刑，給事狗監中。善歌，為新變聲。是時方興天地諸祠，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，延年輒承意弦歌，所造詩為之聲曲。而女弟李夫人得倖，產昌邑王。延年由是貴，為協律都尉，佩二千石印綬，而與上臥起，其愛幸將韓嫣。久之，延年弟季與中人亂。及李夫人卒後，其愛馳，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。是後寵臣，大底外戚之家也。衛青、霍去病皆愛幸，然亦以功能自進。

#### 慕容衝

初，秦主苻堅之滅燕，衝姊為清河公主，年四，有殊色。堅納之，寵後庭。衝年二，亦有龍陽之姿，堅又幸之。姊弟專寵，宮人莫進。長安歌之曰：

「一雌復一雄，雙飛入紫宮。」

咸懼為亂。王猛切諫，堅乃出衝。長安又謠曰：

「鳳凰鳳凰止阿房。」

堅以為鳳凰非梧桐不棲，非竹實不食，乃植桐竹數萬於阿房城以待之。衝後為寇，止阿房軍焉。堅使使遺衝錦袍一領，稱詔曰：「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間。卿遠來草創，得無勞乎？今送一袍，以明本懷。朕於卿恩分，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。」衝命詹事答之，亦稱：「皇太后有令，孤今心在天下，豈顧一袍小惠。苟能知命，君臣束手早送皇帝，自當寬貸苻氏，以酬曩好。終不使既往之施，獨美於前。」堅大怒曰：「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，使白虜敢至於此。」

#### 倩報

#### 張幼文

張幼文與張千仞俱世家子。幼文美如好女，弱不勝衣，而尤善脩飾。經坐處，如荀令之留香也。千仞與之交甚密，出入比目。及院試發案，二人連名，人咸異之。既娶，歡好無倦。而婦人之不端者，見幼文無不狂惑失志，百計求合，幼文竟以是犯血症。千仞日侍湯藥，衣不解帶。疾革，目視千仞不能言。千仞曰：「吾當終身無外交，以此報汝。如違誓，亦效汝死法。」幼文點頭含淚而逝。時年未二也。千仞哀毀過於伉儷。久之，千仞復與朱生者為密約，半載亦犯血症。千仞之伯父伯起先生，臥園中，夜半，忽夢承塵豁開，幼文立於上。伯起招之使下，幼文答曰：「吾不下矣。只待八大來同行耳。」千仞八房居長，故小名八大也。又曰：「欲得《金剛經》，煩楷書見慰。」語畢忽不見，而叫門聲甚急。伯起驚覺，則千仞家報凶信者也。誓亦靈矣哉。伯起為作小傳，並寫《金剛經》數部焚之。

伯起先生亦好外，聞有美少年，必多方招至，撫摩周恤，無所不至。年八餘猶健。或問：「先生多外事，何得不少損精神？」先生笑曰：「吾於此道，心經費得多，腎經費得少，故不致病。」有倪生者，尤先生所歡，親教之歌，使演所自編諸劇。及冠，為之娶妻，而倪容驟減。先生為吳語謔之云：「個樣新郎，特煞好看。看面上肉無多。思量家公真難做，不如依舊做家婆。」時傳以為笑。

#### 以下倩穢

#### 宋朝

宋朝，宋公子，名朝。有美色。事衛為大夫，有寵於衛靈公。遂烝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。已，又烝公之夫人南子。朝懼，遂與齊豹、北宮喜、褚師圃作亂，逐靈公如死鳥。靈公既入衛，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，公子朝出奔晉。既自晉歸來，靈公以夫人念南子之故，復召朝。太子蒯瞶獻孟於齊，過宋野，野人歌之曰：

「既定爾婁豬，盍歸我艾豕。」

太子羞之。

#### 秦宮

秦宮者，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。宮年少，而兼有龍陽、文信之資。冀與妻孫壽爭幸之。李長吉為詩云：

「越羅衫袂迎春風，玉刻麒麟腰帶紅。樓頭曲宴仙人語，帳底吹笙香霧濃。人間酒暖春茫茫，花枝入簾白日長。飛窗復道傳籌飲，午夜銅盤膩燭黃。禿衿小袖調鸚鵡，紫繡麻霞踏哮虎。折桂銷金待曉筵，白鹿青蘇半夜煮。桐英永巷騎新馬，內屋涼屏生色畫。開門爛用水衡錢，卷起黃河向身瀉。皇天厄運猶繒裂，春宮一生花底活。鸞昆奪得不還人，醉睡攔揄滿堂月。」

按：冀妻孫壽，以冀恩封襄城君，兼食陽翟租，歲入五千萬，加賜赤紱，比長公主。壽色美而善為妖態，作愁眉、啼妝、墮馬

髻、折腰步、顰齒笑以為媚惑。壽性鉗忌，能制御冀，冀甚寵憚之。初，父商獻美人支通期於順帝。通期有微過，帝以歸商，商不敢留而出嫁之。冀即遣客盜還通期。會商薨，冀行服於城西，私與之居。壽伺冀出，多從蒼頭，篡取通期歸，截髮，刮面答掠之。欲上書告其事，冀大恐，頓首請於壽母，壽亦不得已而止。

冀嬖愛監奴秦宮，官至太倉令，得出入壽所。壽見宮輒屏御者，託以言事，因與私焉。宮內外兼寵，威權大震，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。冀大起第舍，而壽亦對街為宅，殫極土木，互相誇競。時人謂之木妖。

### 馮子都

大將軍霍光監奴馮子都，有殊色，光愛幸之。常與計事，頗挾權，傾郡邑。後人為語曰：「昔有霍家奴，姓馮名子都。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」光卒，顯寡居，與子都亂。顯廣治第室，作乘輿輦，加畫繡襪。馮黃金塗車，絮薦輪。侍婢以五彩絲挽顯及子都，遊戲第中。

諺云：「堂中無俊僕，心是好人。」信然。或言子孟不學無術，此其一征。然則孔光號為名儒，何以獻媚董賢也！

### 陳子高

陳子高，會稽山陰人也。世微賤，業織履為生。侯景亂，子高從父寓都下。是時子高年□六，尚總角，容貌豔麗，纖妍潔白如美婦人。螭首膏發，自然蛾眉。見者靡不嘖嘖。即亂卒揮白刃，縱揮間噤不忍下，更引而出之數矣。陳司空霸先時平景亂，其從子蒨以將軍出鎮吳興，子高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求還鄉。蒨見而大驚，問曰：「若不欲求富貴乎，盍從我？」子高許諾。子高本名蠻子，蒨嫌其俗，改名之。蒨頗偉於器。既乍幸，子高不勝，齧被，被盡裂。蒨欲且止。曰：「得無創巨汝邪？」子高曰：「身是公身也，死耳，亦安敢愛！」

蒨愈益愛憐之。子高膚理色澤，柔靡都曼，而猿臂善騎射，上下若風。性恭謹，恒執佩身刀及侍酒炙。蒨性急，有所恚，目若虓虎，嗷嗷欲咬人。見子高則立解。子高亦曲意傳會得其歡。蒨常為詩贈之曰：

「昔聞周小史，今歌明下童。玉塵手不別，羊車市若空。誰愁兩雄並，金貂應讓儂。」

且曰：「人言吾有帝王相。審爾，當冊汝為后，但恐同姓致嫌耳。」子高叩頭曰：「古有女主，當亦有男後。明公果垂異恩，奴亦何辭作吳孟孫子耶！」

蒨大笑。日與狎，未嘗離左右。既漸長，子高之具尤偉。蒨嘗撫而笑曰：「吾為大將，君副之，天下女子兵，不足平也。」子高對曰：「政慮粉陣饒孫吳。非奴鐵纏稍，王江州不免落坑塹耳。」其善酬接若此。蒨夢騎馬登山，路危欲墮，子高推捧而升。將任用之，亦願為將，乃配以寶刀，備心腹。

王大司馬僧辨下京師，功為天下第一。陳司空次之。僧辨留守石頭城，命司空守京口，推以赤心，結廉藺之分。且為第三子，約娶司空女。頗有才貌，嘗入謝司空，女從隙窗窺之，感想形於夢寐。謂其侍婢曰：「世寧有勝王郎子者乎？」婢曰：「昨見吳興東閣日直陳某，且數倍王郎子。」蓋是時蒨解部佐司空在鎮。女果見而悅之，喚欲與通。子高初懼罪，謝不可，不得已，遂私焉。女絕愛子高，嘗盜其母閣中珠寶與之，價值萬計。又書一詩於曰《團扇》，畫比翼鳥其上，以遺子高曰：

「人道團扇如圓月，儂道圓月不長圓。願得炎州無霜色，出入歡袖千百年。」

事漸泄，所不知者司空而已。會王僧辨有母喪，未及為領禮娶。子高常恃寵凌其侶，因為竊團扇與頗，且告之故。頗忿恨，以語僧辨，用他事停司空女婚。司空怒，且謂僧辨之見圖也，遂發兵襲僧辨並其子，縊殺之。蒨率子高實為軍鋒焉。自是子高引避不敢入。蒨知之，仍領子高之鎮。女以念極，結氣死。司空為武帝，崩後，蒨以猶子入嗣大統。子高為右衛將軍散騎常侍，稱功封文招縣子。廢帝時，坐誣謀反誅。人以為隱報焉。

### 以下情累

### 王祭酒

相傳南京舊有王祭酒，嘗私一監生。其人忽夢鱣出胯下，以語人。人因為謔語曰：

「其人一夢甚蹊蹊，黃鱣鑽臀事可疑。想是翰林王學士，夜深來訪舊相知。」

見《耳譚》。

### 朱凌谿

寶應朱凌谿，為陝西提學時，較文至涇陽，與一士有龍陽之好。瀕歸，朱贈以詩云：

「欲發不發花滿枝，欲行不行有所思。我之所思在涇渚，春風隔樹飛黃鸝。」

又，吾鄉一先達（諱其名。）督學閩中。閩尚男色，少年俱脩澤自喜。此公閱名時，視少俊者暗記之。不論文藝，悉加作養。以此得謗。罷官之時，送者日數百人，皆髻年美俊，如一班玉筍，相隨數日，依依不捨。歸鄉不咎失官，而舉此誇人，以為千古盛事。

### 邪神

### 全氏子 張氏子

《獮園》載：蘇州山塘全大用，為象山尉。有贅婿江漢，年弱冠，風儀不下，遂與五郎神遇。綢繆嫵婉，情茵伉儷，其室人竟不敢與夫同宿。江郎病瘳日甚。全氏設茶筵燻之，終不能絕。後遇異人飛篆禳除，乃已。萬曆丙午年事。

又，蘇城家查橋店人張二子，年□六，白皙，美風儀。一日遇五郎見形其家，誘與為歡。大設珍肴，多諸異味，白晝命手力置燒鰻數器，酣飲歡呼，倏忽往來，略無嫌忌。後忽欲召為小胥，限甚促，父母乞哀不許，尋而其子死焉。

### 呂子敬秀才

吉安呂子敬秀才，嬖一美男韋國秀。國秀死，呂哭之慟，遂至迷罔，浪遊棄業。先是寧藩廢宮有百花臺。呂游其地，見一人美益甚，非韋可及。因泣下沾襟。是人問故。曰：「對傾國傷我故人耳。」是人曰：「君倘不棄陋劣，以故情親新，人新郎故耳。」呂喜過望，遂與相狎。問其里族，久之始曰：「君無訝，我非人也。我即世所稱『善歌汪度』。始家北門。不意為寧殿下所嬖，專席傾宮。亡何，為婁妃以妒鳩殺我，埋屍百花臺下，幽靈不昧，得遊人間。見子多情，故不嫌自薦。君之所思韋郎，我亦知之。今在浦城縣南仙霞嶺五通神廟中。五通所畏者天師。倘得符構之，便可相見。」呂以求天師，治以符祝，三日韋果來，曰：「五通以我有貌，強奪我去。我想君未忘，但無由得脫耳。今幸重歡，又得汪郎與偕，皆天緣所假。」呂遂買舟，挾二男，棄家游江以南，數載不歸。後人常見之，或見或隱，猶是三人，疑其化去。然其里人至今請勿問，疑有呂子敬秀才云。見《耳譚》。

情史氏曰：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破舌破老，戒於二美。內寵外寵，辛伯諗之。男女並稱，所由來矣。其偏嗜者，亦交譏而未見勝也。聞之俞大夫云：「女以生子，男以取樂。天下之色，皆男勝女。羽族自鳳凰、孔雀，以及雞雉之屬，文采並屬於雄。犬馬之毛澤亦然。男若生育，女自可廢。」嗚呼！世固有癖好若此者，情豈獨在內哉？而《孔叢子》載：「子上見衛君，衛君之倖臣美鬚眉，立於君側。衛君謂子上曰：『使鬚眉可假，寡人固不惜此於先生也。』」夫至以鬚眉為倖臣，吾不知其情之所底矣。